

西南联大板桥兵役宣传

○戴美政

抗战时期，西南联大组织的兵役宣传在当时就是很有影响的抗战宣传行动。1940年暑假，曾昭抡教授参加联大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大板桥兵役宣传活动，并有珍贵的详细记录存世，这样，我们就能了解其全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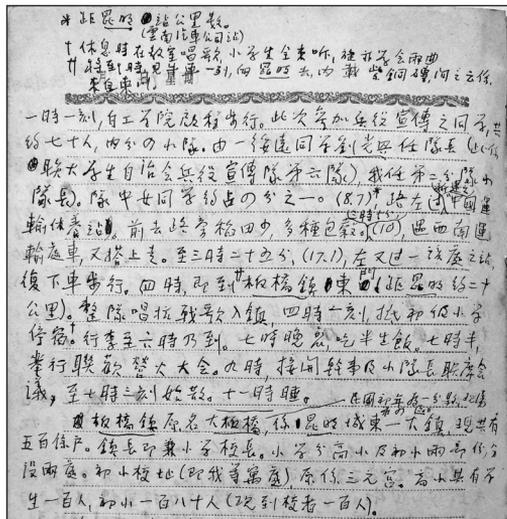
清晨步行出发

1940年8月21日清晨5时余，曾昭抡被调好的闹钟叫醒，急忙起身收拾行李。7时整，他准时来到联大校门口，不巧天下大雨，他只好坐到青年合作社中看书等待同学们。上午10时余，雨停了，同学们陆续来到。11时余，西南运输处的汽车带了他们一段路，来到拓东路联大工学院，吃过午饭后，中午1时余出发，他们沿滇黔公路步行向东，前往昆明远郊大板桥。

联大学生自治会这次组织的兵役宣传至少分成六个队行动，曾昭抡参加了第六队，绥远同学刘光兴为队长，全队同学约70人，其中女同学十余人，第六队又分为4个小队，曾昭抡为第二小队小队长。大板桥距昆明约20公里，途中搭了一段汽车再走，下午4时抵达板桥镇，大家精神振奋，整队唱着抗战歌曲走入镇街。傍晚，几位同学押着胶轮马车将行李运到，就在镇上初级小学铺地为床住下。当晚7时半，宣传队举行联欢营火大会。9时，召开干事和小队长联席会议，安排次日宣传事宜。

宣传活动丰富热烈

8月22日8时，举行主席团会议，9时，大家来到板桥街上进行宣传。板桥镇过去是驿站，当时属昆明县第四区管辖。镇上有镇公所、警察局、小学等，有支队驻扎在小学里。板桥镇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石板砌成的窄街，约长900米。全镇住家有500多户，因为缺碘，许多人甲状腺肿大，俗称“大脖子病”。当天恰逢赶街天，镇上人来人较多。镇长派人敲锣通知开会，来了近200人，大部分是小学生，其他人则忙于赶街。下午1时半，宣传队举行乡民游艺大会，讲完开会大意刚上演哑剧时，天又下起大雨，雨停后继续表演，



1940年8月，曾昭抡日记对大板桥兵役宣传的记述（局部）

然而又下雨，大家只好躲雨。下午3时半，继续到街上宣传，主要节目是演唱抗战歌曲，如《保家乡》《亡国奴当不得》《人人都爱他》《张老三》《老乡当兵去》等，多用云南方言来唱。其中，《爱中华》唱道：

四万万人的中华，四万万人的国家；

四万万人全体，一心一意地爱她。

要是你真爱她，莫让人家害她；

等到人家害她，要你来爱她。

倘若有你爱她，人家如何害她；中华，中华！

四万万人的中华，四万万人的国家；

四万万人全体，一心一意地爱她。

这样的歌词，通俗易懂，很有鼓动性，曾昭抡将其记于日记中。当地下午4时就吃晚饭，乡民听得有趣，连晚饭也忘了吃。

8月23日，曾昭抡起得很早，便和段蕙仙等同学去附近的黄龙潭游了一趟，那里面有座道观算是名胜。他们返回后参加开会，全队分成三个小队，11时后整队出发。他们先到下村、上村两处访问村民，接着又到瓦脚村。瓦脚村有40多户人家，多户是军人家属，参军者多在昆明地区服役。村中有一所瀛洲小学，宣传队就在小学校操场上开始演讲。曾昭抡描述说：“此处风气，没有镇上那么开通，起初连小学生都有一点畏缩不前。后来由同行的一位云南女同学，用本地话做长篇演说，解释我们此番来到这里的意义，说这仿佛就像回家看家人一样。聚集的听众，愈来愈多，连四五十位小学生，一共聚有两百多名，将院子四周都围满了。”曾昭抡说，听众除小学生外，大多是妇女，男的下地干活去了。“演说继续下去，从听众

的面部表情看来，他们的心弦，已经慢慢地被弹动了。一位白须白发的老者，听得居然摇头点首起来。歌咏以后，我们宣传兵役的独幕剧上场。女演员演得如此逼真，假哭变成真哭。跟着她的哭声，白发老头子和不少妇女，一齐下泪。临走的时候，村人再三挽留。经过这一幕，我们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了。”

曾昭抡所说的那位女同学就是段蕙仙，剧中表演逼真是刘长蓝。下午2时半，他们离开瓦脚村，到另一个村子访问村民，最后在三合村宣传后返回板桥镇。当晚8时，再次举行游艺大会，板桥镇三元宫的空地是全镇唯一开会场所。这次游艺会非常热闹，曾昭抡说：“那天虽然不是‘街子’，四乡的人，却从几十里外一齐跑来。上灯以后，便聚集起两千多人，将坪挤满。警察局借给我们两盏汽灯，几盏马灯，把戏台前后，照耀起来。最初因为开幕较迟，台下秩序不很好，挤得几乎打架。节目一项一项地演过，虽然夜愈来愈深，秩序却愈来愈好。我们预料散会时的混乱，完全没有实现；大人小孩，都很有秩序地退出去了。会中节目很长，八点开幕，至十一点始散。内容多含有抗战和宣传兵役的意义。用国语独唱的新词《孟姜女》，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项。”散会后已是深夜12时，宣传队同学们兴致不减，继续举行营火大会，还做团体游戏，曾昭抡与女生陈蕴华合唱了一首英文歌，当晚凌晨1时才睡。

翠湖晚聚兴奋联句

8月24日9时，宣传队员在黄龙潭开了总结会，11时，大家搭上免费的小火车回城。当日下午，队员们在正义路五福巷中

□ 联大春秋

华饭店聚餐，到会26人，多数是板桥宣传的群社社员，曾昭抡说：“席中谈笑甚欢。饭后到翠湖。星光下坐堤上，低声唱歌后乃联句作散文诗。今晚甚静，所成集体创作，颇为精彩。”曾昭抡所说的“联句散文诗”，历经数十年沧桑，竟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。1981年4月，曾参加大板桥兵役宣传的校友陈梦熊找到这首联句诗，这是宣传队员李炳泉当时在大板桥随手记下的，写在大板桥乡公所写给义合乡乡长的介绍信的信封背面。陈梦熊不仅辨认出全诗，而且还根据每句诗后落款的一个字，回忆出写联句的各位同学姓名，但落款为“曾”的人是谁他想不到。这也不怪，因为他只往同学中去想，自然想不到曾昭抡也参加了这次聚会。笔者据曾昭抡1940年日记原件对照，确定落款为“曾”的人就是曾昭抡，现将这首联句及每句后的作者核实后转录于此：

翠湖的一个月夜

星光下的翠湖是多么美丽啊（曾昭抡）！

有十几个活泼的青年聚集在一起（陈梦熊），

低声唱着歌（梁淑明），

夹杂着一阵阵的欢笑（毕华昌），

活泼而又严肃（马杏垣），

青春的热力弥漫在翠湖的湖面上（吴济昌），

周围静悄悄地，间或有蟋蟀的鸣声（陈家麟），

更显得有些诗意（刘庄）。

翠湖让我们想起后湖，也使我们想起北海（曾昭抡），

我们是一群四面八方聚集来的，失去家的孩子（周绵钧），

我们的心必须合而为一（梁淑明），
但我们忘不掉破碎的家（陈纯英），
唉（周绵钧）！

我们并不是陶醉（赵泽华），
仅仅回忆是没有用的（沈镒），
我们要面对现实（陈锡荣），
勇敢地向前干去（刘谋信）。

今天，我们刚从一个严肃的场所归来（李炳泉），

轻轻的呼一口气（刘棕），
我们不是怠工而是休息（曾昭抡），
而这休息是有伟大的意义的（刘光兴），
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（陈纯英），
工作，工作（姚祺？），

只有工作才能使我们团结在一起（许京骥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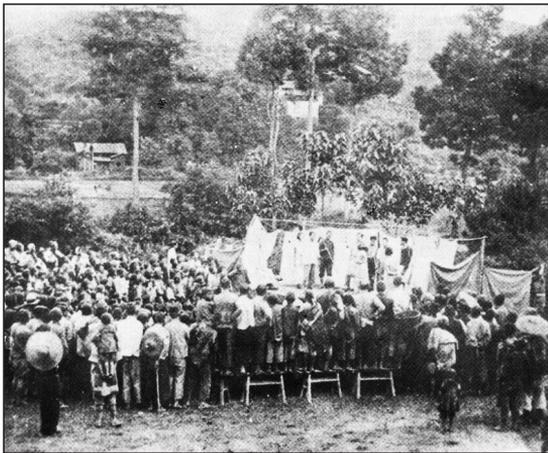
读了这首联句，可以想见这次聚会是怎样的欢欣振奋，激动人心！没过几天，曾昭抡乘着诗兴写下《翠湖》一诗，其中有些句子，就与这首联句相同。



1940年，重庆报纸连载的曾昭抡特稿《大学生下乡去——板桥兵役宣传琐记》之一

第二天，即8月25日，曾昭抡在家赶着为联大学生会写了一篇《板桥归来杂感》，后来又写成长篇通讯《大学生下乡去——板桥兵役宣传琐记》。起初，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原与《中央日报》（昆明版）接洽妥当，8月29日由该报刊载兵役宣传特刊一期，可后来一直未见刊出。曾昭抡只好联系重庆的报纸连载，为这次兵役宣传留下宝贵的史料。

这次兵役宣传的成功，使曾昭抡十分兴奋，他总结说：“语言的阻隔，知识的悬殊，诚然给作宣传工作者一种必须克服的困难。但是这种困难，其实并不难克服。此次同去的几位云南同学，自然一点困难也没有。就是其他省籍的同学，勉强地说云南话，即令说得不好，一般听众听来，也都很容易了解。许多乡民，甚至将其中几位，认作云南人。比较大的困难，还是在知识程度的差异，和名词的不熟悉。很大一部分听众，不知北平在何处，也不知道云南在中国哪一个角上；更谈不到卢沟桥、台儿庄等等地名。好些我们认为极普通的名词（例如‘汉奸’），也需



联大师生在昆明龙潭街进行抗日宣传

要详细解释，方才可以听懂。当然抗战将士的家属，因为有时还可以接到由前方寄回的家信，对于国事的常识，要比一般老百姓丰富得多。同时他们对于抗战的信仰和热诚，也比别人高得多。无论如何，经验告诉我们，只要耐心解释，把我们的意思传达过去，丝毫没有困难。”

曾昭抡说：“语言以外，宣传技术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问题。单纯的街头演讲，不论怎样动人，很不容易吸收听众。最容易吸收听众的方法是唱歌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，只要唱起歌来，立刻就会被群众包围。音乐的力量，真是伟大。关于这点，却有一种问题就是一般抗战歌曲，全是用国语歌唱，本地听众听来，往往只觉悦耳，并不了解歌词里面所含蓄的意义。因此，我们每次在歌唱当中，多半逐段将歌词用本地话读出，加以解释，结果兴味倍增。小学生、兵士，甚至一部分乡民，都跑过来问我们要过歌词。在我们居住的四天当中，新练的几支歌，至少有一半已经被小学生学会了。兵士们在闲暇的时候，也常常哼着这些新调。”他还说：“为着减少语言上的困难，我们预备了好些画报和油画，带去给乡民看；一边讲，一边指着他们听。这种方法，非常生效，比空口讲好得多。乡民的视觉，似乎要比听觉灵敏，到后来多半时候，我们索性专门讲这些图画。有一次我们一队，在街头工作，唱一段，讲一段。到下午四点（本地人吃晚饭的时候），人一个也没有走。最后还是我们体恤他们，宣告停止。”曾昭抡记述的西南联大兵役宣传的通讯，为西南联大校史研究绝少见到的史实，堪称珍贵难得。